

# 无敌艳女

李凉  
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樂魂洞

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神机妙算反丢命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| 轻薄靓女怨恨生 ..... | 25  |
| 第三章 | 四大公子斗美妇 ..... | 47  |
| 第四章 | 未卜先知病道士 ..... | 71  |
| 第五章 | 群芳吐艳五花阵 ..... | 85  |
| 第六章 | 欲火上升心不正 ..... | 115 |
| 第七章 | 空前绝后挨打功 ..... | 139 |
| 第八章 | 勾引弟妇杀戮起 ..... | 157 |
| 第九章 | 遭人偷袭灾情重 ..... | 177 |
| 第十章 | 报复奸情反满足 ..... | 203 |

## 第一章 神机妙算反丢命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江南的风光的确是到处旖旎。

历代著名的诗人墨客，描绘江南美丽风光的诗句图画，真个是车载斗量，数也数不清。

在长江南部太湖流域，一到春天之后，每一条大河小流，都充满了无数大船小艇，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。

“南人乘船，北人乘马”在这一带“水乡泽国”无论旅行或是货运，多靠船艇。

这一天，正是春收之后，河道里船艇充塞，农夫们收获之后，正把米粮运到城里发售。

只听摇橹声，打桨声与撑船之声，闹成一体。

这河本来不大，忽地开来数百艘船，真个有“摩肩接踵”之感，无论怎么快速的船，一到此地也只好把风帆卸下，像蜗牛一般爬行。

夹杂在笨重的粮船之中，有一艘轻快小艇，随波逐流缓缓而驶。

舱里有两名乘客，一面吃酒，一面欣赏潮光水色，对船夫们的叱喝嚷道，吵架咒骂的喧闹之声，似乎无动于衷。

他们两人一个是中年大汉，国字口脸，劲装打扮；另一个是文弱少年，面如冠玉，一身長衫，十分斯文。

粮船上的船夫们瞧见，多数投以惊讶而带有责备的一眼，心中嘀咕：这两个北佬怎的混进这大队粮船中来？

这两名乘客，表面上气定神闲，心里其实叫苦不迭，那大汉喝了一口酒，低声咒骂道：“像这般航行，几时可以到达震泽？我宁可到岸上步行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别心急，急也没用，上头交下来的事，并没有定下期限呀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虽则如此，但咱们骑马骑惯了，只一挥鞭，十里百里一瞬达，哼！哪有像现在这么蚂蚁爬似的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这叫做入乡随俗，咱们北方人到了南方，只好乘船，南方人一到北方，也只好骑马。”

那大汉把杯中的美酒一喝而尽，气愤地把酒盏掷到河中，大声道：“放屁，放屁！难道北方只有马没有船，南方只有船没有马吗？江南的英雄豪侠为数不少，难道他们只乘船永不骑马么？”

那少年听他这番妙论，不禁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别大声，人家听见笑你呢！在这水泽之乡乘船游玩，那真是人生的一个大享受。唉！说出来这道理你也不懂。”

那大汉睁眼道：“你说我不懂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我念一首诗你听听：‘渔舟逐水爱山春，两岸桃花夹古津，坐看江树不知远，行尽青溪忽值人。’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写的，他畅游江南，赞不绝口。唉！我现在就走进了他的诗境里，诗瘾大发啦，也吟一首给你品评品评。”

那大汉连忙把双手掩着耳朵，叫道：“不听不听！老子坐了三天船，闷极了，你吟你的诗，我走我的路，我先走啦！”

他跳将起来，跃到船头，叫道：“船夫，泊岸泊岸！”

这人身材魁伟，身高六尺有余，体重超过两百斤。

他一跳一跃，小艇顿时沉了半尺。

船头有一名船夫在打桨，他吃了一惊道：“什么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我要上岸，你听见么？”

河面上船艇横密如繁星，要驶船泊岸，也不容易。

那船夫道：“客官你是说着玩儿，无端端地泊岸干吗？”

那大汉喝道：“你胆敢管我的事啦！”扬起手掌要打。

他们这一闹，左右前后的邻船少说也有十艘，船夫们都停了桨观看。

那大汉左右四顾，哼的一声，只好把停在半空的手掌收回。

那船夫冷笑着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岂容你这北佬横行霸道，好便好，不好时把艇一翻，教你吃一肚子水，淹个半死。”

他这话若然给那大汉听个明白，一定发掌把他打死，幸而他说的是本地方语，那大汉只听懂一二，大半不知他说什么。

他这句话，却获得邻船的人等大声喝采，加以声援。

那大汉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，突然伸手取过一根长索，打了一个活结，心忖道：“你这船夫不知好歹，全露点功力给你瞧瞧。”

舱里少年看见，叫声道：“老田，你别胡来！”

那大汉哪里肯听，呼的一声，把长索一抛，活活套在岸边一株树上，扬声高叫道：“船泊岸啦！快快让开，撞沉了你

的船，快，没得赔！”

暗运内劲，只一扯，这小艇就像箭一般向岸边冲去。小艇离开岸边三四丈，挡路的船只何止十多艘。

见这艘快艇狂冲过来，只怕搅出撞船大祸，纷纷走避，撑篙声、叱喝声闹作一团。

有的眼明手快，早已避开，有的手忙脚乱，竹篙木桨齐出，呼的一声，那快艇在他船头不过一尺处擦过。

船夫们惊骇大叫，直从此是惊险百出。

那大汉平素横行霸道，草菅人命惯了，见船夫们惊骇，心中得意，哈哈大笑。

舱里那少年眉头紧皱，心道真他妈的无聊，此行赶办要事，最要秘密，他整天哗哗啦啦的，孩子似的脾气，怎能管事？”

心中颇觉懊丧，但逢恃武功高强，也就淡然处之。

忽听“咔嚓”一声大响，夹着尖声大叫，小艇陡然全身一颤，那少年乍不及防，身子抛了起来。

淙淙的水流声，船身破裂，河水汹涌地泻进来。

那少年“哼”的一声，跳出船头看时，只见一艘笨重的粮船已给撞坏了，船夫们有的扬臂大骂，有的抢救破船，乱作一团。

老田哈哈大笑，用力一扯，破艇冲到岸边，和石砌的堤岸猛然一撞小艇顿时粉碎了。

老田一跃上岸，站在堤岸上哈哈大笑。

那时河道上喧哗吵闹，百来艘粮船数百名船夫，大半不满老田所为，破口大骂，纷纷上岸，提篙取棒，要围殴老田。

老田大声道：“要打架么？你们的骨头痒了？”

船夫们大骂道：“你撞坏了一艘船，沉了我千石白米，抓他见官也没得赔，不如打死你吧！”

正是路见不平，群情汹涌，大伙儿一窝蜂似地涌过来。

老田噍的亮在手中，竟是一口长剑，厉声道：“谁敢过来？”但见黑压压的尽是人头，倒也一惊。

那少年一把推开他，低声道：“你快走！他们由我来对付行了。”

那少年双手一张，朗声道：“各位兄弟住手，有话直讲，不可动武。”

人群有人大声道：“不动手也可，只须赔给廖老七一船一千二百石白米。”这话一出，人群轰然大叫要赔要赔。

那少年道：“有得赔有得赔，你们别嘈吵，去叫廖老七来。”

于是有人去叫廖老七，有人大声喊打，嘈吵之声依然，那少年的允诺并没有把船夫的愤怒平抑下去。

那老田乘乱哄哄的当儿悄悄地溜了，他跑到一处小桃花林，只见五名道士一字儿拦着去路。

老田喝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这五名道士长须长发，面貌清癯，五个人牵六匹马，当中一个笑吟吟地道：“你是京师锦衣卫田明可是？”

老田一惊道：“是不是，你认错人啦！”

那道士笑道：“你别害怕，咱们是帮你来的，你闯下的祸可不小，你毁船沉粮，激起民愤，就是官也不敢护你。”

老田道：“认怕这些乌龟王八蛋。”

那道士道：“田大人，俗语有云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你听！”

只听见背后人声喧哗，想是那少年也对付不了，心中一凛，道：“那么，老子就撒开脚步走人。”

那道士笑道：“田大人，何必如此狼狈相哉，这里多了一匹马，就赠给你如何？”

老田听他口口声声的田大人，心里不觉一喜，接过缰绳，托地跳上马，双腿一夹，那马往前就跑。

他回头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怎的知道我叫田明？”

那道士笑道：“田大人赶快到震泽去吧，不必多言，我们还要转头丰帮贵友范文思范公子呢！”

那田明心中不免嘀咕一声，但这种人胸无城府，直肠直肚，十足是个浑人，嘀咕一声之后，加紧无疑念，拍马就跑。

他坐了几日船，闷闷不乐，骤然间乘马驰骋，扬鞭赶马，胸襟不禁为之一爽。

但见岸上桃花处处，幽香扑鼻，田明放马而行，心道：“在江南乘马，也是一乐，比在北方乘船好得多矣。”

只顾欣赏明媚的风光，也不知赶了多少路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对于伙伴范公子以及毁船沉粮之事，更是置诸脑后了。

猛然间官道上蹄声得得，一伙人马奔而来，在他身边擦过，兜转马头，一字儿拦着去路。

田明看时，却原来正是赠马的五名道士。

田明笑道：“道士，你们回来了，范公子？”他也不待对方回答，又笑道：“时已晚了，正好把盏喝几杯，道士，你们知道

附近有什么上等酒家？”

当头那道士一声不响，突然一举手，五道士一齐下马，大喝一声，五道士齐上，把田明掀下马鞍。

田明呵呵笑道：“别玩别玩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呀？为什么没半个行人？”

那道士怪眼一睁，喝道：“谁跟你玩？田明，那张图在哪里？”

田明心中一凛，奋力一挣，向后突退了三步，道：“什么图，我可不懂。”

那道士冷笑道：“不懂么？好，就教你懂了。”

呼啸一声，五名道士一涌而上，十只手掌一齐向田明抓去。

田明是锦衣卫一级统带，是个不大也不小的五品功名，这功名是他凭一口青锋剑和无数血债夺来的，武功当然不弱。

只见他“哎哟”一声，双臂一圈一扬，把十只手一齐荡开。

这招倒也十分溜滑，他缓出右手，青光闪闪，长剑早已亮了出来。

那五名道士叮当连响，各亮兵刃在手，也是剑。

那带头的道士喝道：“田明，你乖乖地把图献出来，万事皆休，否则这时便是你葬身之地，死了也没有人看见。”

田明见他们刚才这一抓，武功不高也不低，一对一自然没问题，但一对五自己必定斗不过吃大亏。

田明这时再傻也知道这五道士不怀好意，长剑圈了一

个半圆，转身就要跑。

五道士分左右前后密密包围，五口长剑组成了一道“剑墙”，把田明的去路挡着。

田明长啸一声，一剑向左边道士刺去，刚到半路，倏地变招，长剑变为横削，削向右边那道士。

前面的道士哈哈大笑道：“田明，你技止于此，还有什么能耐呢？”

就在田明抬数刚刚一变之时，先下手为强，长剑猛地一截，“叮咚”一声。火花四溅，田明手腕一阵酸麻，长剑几乎给擦出手去。

那道士大笑道：“知道我茅山五道士的剑法厉害么？田明你若晓事的快快把地图留下，否则有得你瞧。”

原来这五名道士正是茅山洞天观高手，说话的是掌门玉清道人，他带领四名师弟玉冠、玉虚、玉晚、玉奎南下抢图。

窥伺京师来的两位神秘客已有多日，只因不得其便，而且怯于范文思公子的武功，迟迟不敢下手。

这时见田明单身逃走，正中下怀，于是五道士假称帮帮忙，暗里布下陷阱，等田明落单时劫夺他身边的地图。

田明大叫一声，一掌向玉清当胸击来，玉清发掌抵，倏地用了个“引”字廖，向后一带。

田明的武功原在他之下，忙用“千斤附”功夫也定不着身形，向前一颠，玉昂、玉虚一左一右四只手早已飞将出来，把田明擒住。

玉清伸手把他的大穴点了，喝道：“搜身！”

玉昂、玉虚把田明按在地上，伸手搜身。

田明大叫道：“茅山道士，你们知道我哥哥是谁？”

玉清笑道：“飞天苍龙田通，他是锦衣卫副总管，谁人不知道。”

田明叫道：“你知道就好啦，还敢对我用强。”

玉清叹道：“在二十年前袁天择称雄时代，田通不过是一无名小卒，就连袁家的一名家厮也斗不过，时代变了，他居然贵为锦衣卫副总管，旁若无人，招摇自大。”

田明道：“你知道我哥哥的来头就好，快快放我，否则我一定给我报仇，你吃得消？”

这话却使玉清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在半年前他和区斌的爱徒刘南展遭遇，哈哈，苍龙宝剑给震断了，人也给丢进水里逃命，此刻生死未明，多半是淹死了，可惜呀。”

玉昂、玉虚搜了一遍，站起来双手一摊道：“大哥，这厮身边没有那图。”

玉清道：“真的？你们再搜一搜看看。”

两道士又俯下仔细地搜寻，这一趟就连田明的鞋子袜子也脱下，竟是一无所有。

玉冠道：“说不定在范公子身边。”

玉肖道：“不会的，昨晚这厮把那图在灯下仔细地瞧，明明看见他把图放在怀里，那范公子就连瞧也不瞧，怎会飞到 he 身边，哼！田大人想是骨头痒了，你们给我揍他一顿，或许可以把那图揍出来。”

玉冠道：“对呀。”

伸掌猛地在田明脖子上一斩，喝道：“地图呢？”

这一斩，只被田明打得眼冒黑星，痛彻心脾，叫道：“地图不是在我的头上么？你们的眼睛瞎了。”

玉冠“呀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对了，咱们就漏了这一着。”

把他的头巾除下来，头发散下，仔细地一搜，怒道：“你这厮死在临头，还要骗人。”

田明叫道：“别动手，我没说谎。”

玉冠怒道：“那么地图呢？你头顶上除了冠发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两颗跳蚤，你大概半年没有洗发哟。”

田明满面涨个通红，圆睁着双眼，膛然不知所对，喃喃的道：“奇了，今朝我才把地图藏在发里，怎地不见了。”

玉清见他不说谎，制止了怒气冲冲的玉冠，道：“你仔细地想一想看，你不是把它交给范公子吧？”

田明怒道：“我才不给人呢。”

玉清道：“是不是在无意之中丢进河里？”

田明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把地图仔细地藏在发里，盖以头巾，密密地盖着，不会给大风刮去，也不会自己跌下来。”

玉清见他失魂落魄地在呆想，心中只觉这浑人又可怜又可笑，暗道：“锦衣卫高手如云，文武全面智谋出众的角色不少，千不选万不选偏偏选了这个浑人来干大事，不出乱子也要出一次，哼，倒霉的倒不是锦衣卫张京，倒是我玉清道人。”

那田明忽地“呀”的一声道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！”

玉清一听大喜，忙道：“怎样，它在哪里？”

田明道：“你先解了我大穴，我才跟你说。”

玉清道：“好！”

伸手在田明背上一拍，又在他“天枢穴”截了一下。

田明只觉全身舒泰，立时恢复了自由。他这个人倒也不愚钝，用手向那边一指惊道：“咦，你们看有人来了！”

玉清他们顺着他的手指一瞧，那边空空荡荡地哪里有人。

这时田明一记“飞燕掠波”轻功，一掠丈余，托地跳上马背，攥断缰绳，拍马就跑。

玉清知道上当，“哼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在老道面前瞧你闹什么虚玄？”身一闪，用了移宫易位之术，把身形移出两三丈，比田明的马还快。

他一手向田明抓去，喝道：“下来。”

田明举脚一踢，缰绳向他们门面劈下。

玉清也不理，硬是一鞭一踢，把他推翻了下来，伸手重重点了他的大穴，喝道：“流氓贼！”

嘭的一掌拍在他的背部，只把田明打得惨叫一声，吐下一大口血，背衣给掌力完全震破裂了。

玉清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不说还有更厉害的给你瞧。”

田明大声叫痛，道：“地图给人偷了，你杀了我也没用。”

玉清道：“偷了，给谁偷了？”

田明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玉清道：“你这话果真？”

田明道：“如有虚言，天诛地灭。”

玉清道：“好，你仔细地想想看，地图给谁偷了。”

田明想了一遍，忽地叫出声来，道：“是了，就是她，一定

是她。”

玉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田明道：“就是刚才吧！我把小艇攫到岸边，和粮船一碰，船夫惊骇大叫，一片乱哄哄的当儿，我只觉得头顶一阵麻麻的，转身一看，却见身后多了一名女子，农女打扮，向我一笑，我当时心中奇怪，船快沉啦，她难道不怕淹死？”

玉清道：“她是谁？你可知道么？”

田明苦笑道：“我如果知道就好啦。”

玉清道：“她长得怎样，这个你大概不会忘记吧。”

田明道：“鹅蛋脸儿，面皮白净，年纪约莫二十左右，漂亮妩媚，当是我心想，瞧不出村女峨媚，竟长出这样逗人的小姑娘，很想摸她一把呢！”

这话说得五道士笑出声来。

玉清一把揪起他，喝道：“你还想窃玉偷香呢，哼，你这个人好大的胆子，给人家小姑娘做了手脚，也懵然不知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活在世上有何用，二弟，你送他见阎罗王去吧。”

田明一听，真个是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叫道：“道长饶命，道长饶命。”

玉冠高剑在手，道：“大哥，你认识那村女么，你确定是她做的手脚么？”

玉清喝道：“说什么？快快下手。”

玉冠一剑猛刺，插进田明的胸膛，田明惨叫一声，顿时毙命。

玉清道：“快快把他掩埋了，别给范文思那臭小子找

着。”

五道士七手八脚把田明的尸体埋在丛林里面，搬过几块石压好，又撒下一些残枝乱叶。

一切妥当之后，五道士就各自上马，向东边疾跑。

林子里一声冷笑，转出一个人。

这人在林里隐伏多时，五道士杀人灭尸，他亲眼瞧清楚，五道士威胁田明，搜取地图，他也窥见，至于田明所说的那个村女，他也句句听进耳中。

他在林子里来回踱了五步，口里喃喃自语：“那村女，咳，她该是谁呢？难道是何如烟，区慧君或陈静宜？咳，奇了！”

他苦苦思索，细细推敲，始终想不出一点头绪。

最后他突然有所决定，骑了五道士赠给田明的那匹白马，向东飞跑，跟踪茅山五道士。

这人是谁？他正是田明的伙伴，范文思范公子是了！



这一天，在叶东沼泽地带，有两名青年男女默默地赶路，男的双眉入鬓，相貌英俊，女的娇小玲珑，极为貌美。

他们到了这地带，已有多天，只因心事重重，虽则有上乘的轻功，也不想施展出来，慢慢地走路。

这两名青年男女都低着头，似乎各想心事，又似乎在悲切地怀念过去的事情，两人默默地走着。

他们之中男的刚刚死了师父，女的刚刚死了爹爹，怀亲思旧，怎会有心游山玩水，谈笑玩闹？

而且他们也是有要事待办，决不是游山玩水。

那少女在六个月之前和那少年曾到此地，这时旧地重游，想起在这六个月内所见所闻，均是惊心动魄，大有桃花依旧，人事已非之慨。

那少年见她低头微叹，不禁笑了一声道：“小师妹，六个月之前，你和我同经此地，我受尽你的小性儿，挨过你不少的怨骂，而且还跟那自称江南金刀太保打过一场架，你记得吗？”

那少女“呸”一口，道：“当然记得，哼，你又叫我小师妹，我在这半年之中，所见所闻，见识大是丰富了，你以后不该再叫小师妹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这是说正经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当然，难道是说了玩的？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好，我叫你小师妹就不行，大师哥也是这么叫你，你难道敢叫骂他么？”

那少女大声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他是掌门大师哥哪！”

那少女道：“是掌门大师哥又怎样，哼，以后不准你再提他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他对你没什么，而且人也老成持重，武功又好，你为什么这样恨他呢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就是恨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那你得改变一下了，师父临终时的遗言，你大概还记得吧。”

那少女一听，粉脸立时通红，低头不语。

那少年见她神情极为尴尬，玉眼莹然似有一颗泪珠，自

知失言，连忙改口道：“咱们赶快到红叶林吧。还有很多事要办呢，师父对你吩咐过，一叶的尸体迁葬洪泽湖，周铭、兆和丰的迁到京师去，他们都是老前辈，咱们不可有丝毫不敬，虽然他们是师父的大仇人。”

这少年正是区斌的二弟刘南展，那少女是他的师弟区慧君，他们两人在狮子林和何如烟别过，取道震泽，要到红叶林迁移一叶道士等遗骸。

并且约定何如烟陈静宜在三个月之内到洪泽湖去相会，共同到京师一游，他们两人边说边走，突然间大路上飞一般跑来一伙人马。当头一个正是金刀太保邵汉章，他带了十多名庄客刚刚游玩回来。

他蓦地遇见刘南展，正是冤家路窄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

那邵汉章喝道：“姓刘的，你还记得么？”

刘南展心里挂着师父的遗言吩咐，而不欲在此多生事端，双手一拱，笑道：“邵公子，借光借光。”

邵汉章冷冷道：“你说得好容易，那天我一时不慎输了一招，后来听说你把我的六位师兄打了，并且大闹邵家庄，胆可谓不小，哼，这倒也罢了，你要我让路，也没问题，只要你给少爷叩三个响头。

刘南展心想：“听说邵大刀和陈平化冤解化，太湖大会，分割地盘，号称‘水陈陆邵’，并且攀上一号亲家，陈平的独生爱女嫁给邵大刀的独生儿子，唉，瞧这厮口没遮拦，狂妄无赖，怎能匹配陈静宜。”

想想不禁大为陈静宜可惜，冷然道：“邵汉章，你爹爹见